

◎世纪情爱小说精品

大町情

◎徐
讷／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精品

徐 讷/著（卷）

曾 煜/选编

奇情

世纪情爱小说精品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1号

世纪情爱小说精品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保定燕龙印刷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106 印张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 -206-02336-3

G·565 全套定价: 126.00 元 (本册 11.60 元)

4.1
天

前 言

徐讦是四十年代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，其名字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，其作品更是风靡一时！

徐讦曾留学欧洲，受欧洲浪漫主义音乐、绘画、文学影响极深，并由此铸成他浪漫主义的人格和美学风格。他的小说，题材怪异神秘，情节曲折诡谲，故事浪漫伤感，文字清丽妙曼，背景多姿多彩，如《鬼恋》写中国都市，将一段人“鬼”之间的恋情写得亦真亦幻，朦朦胧胧，极富传奇色彩；《精神病患者的悲歌》的故事则发生在法兰西，一段异国之恋写得如醉如梦，如泣如诉；《阿拉伯海的女神》则写行驶在大海中的一艘客轮中的奇妙经历，是人还是神，是爱还是苦，已无法道出。就在这无法道出的境界中，有无穷无尽的人生真谛。

爱情是浪漫神秘的，徐讦如是说。

作者简介

徐讦（1908——1980）字伯讦，笔名徐于、东方既白。浙江省慈溪县人。幼年在家乡读完小学，又在北京读完中学。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后又在心理学系修业两年。1933年他离开北京南下上海，帮助林语堂编辑《论语》半月刊。1934年至1935年任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半月刊的编辑。1936年，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哲学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回到上海，不久去重庆。1942年至1944年为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，1944年为《扫荡报》驻美特派员。战后回国。1950年去香港，主编过一些杂志。1961年至1962年，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。1966年至197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。后任香港浸礼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，直到退休。

徐讦在海外被誉为“文坛鬼才”、“全才作家”，写作范围遍及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文艺评论等，但主要成就却在小说。他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色，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都被作了“淡化”处理（如《鬼恋》）。他热衷于编织浪漫故事，以挖掘某些“永恒的”哲理。小说风格细致诡密，讲究布局，语言清新流利，艺术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。

多情者必好色，而好色者未必尽
属多情

——张潮

目 录

前言	1
鬼恋	1
阿拉伯海的女神	69
英伦的雾	101
禁果	124
本质	140
烟圈	156
赌窟里的花魂	167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	196
后记	323

鬼 恋

说起来该是十年前了，有一天，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，他从埃及带来一些名烟，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Era，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，他看我喜欢，于是就送我两匣。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，我们大家喝了点酒，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里闲谈，一直到三更时分才分手。

那是一个冬夜，天气虽然冷，但并没有风，马路上人很少，空气似乎很清新，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，我因为坐得太久，又贪恋这一份月色，所以就缓步走着。心里感到非常舒适的时候，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，但身边没有带火，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，一直到山西路口，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，我就拐弯撞了进去。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，里面只有一个掌柜在柜上算帐，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，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。

但当我买好洋火，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，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，是女子的声音：

“你们有Era么？”

“Era”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，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，所以也很自然的回过头去。

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，有一个美好的身材，非常奇怪，那副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，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。她正同掌柜对话：

“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？”

“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。”

这时候，我已经走出了店门，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，怎么她竟会要买这Era的烟呢？还有那付无比洁净的脸庞，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？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？我想着想着已经转出南京路了。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我的去路，问：

“人，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愣了。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，等我的回答。我一时竟回答不出，待我有余地将眼光向她细认时，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Era的女子。

她怎么会在我的前面呢？我想。但随即自己解答了，这要不是我不自觉的为想着问题走慢了，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，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。

“斜土路，我说的是斜土路。”

月光下，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，脸凄白得像雪，没有一点血色，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，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，我可不得而知了。忽

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，象是单的，大衣也没有皮，而且丝袜，高跟鞋，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。我想看她的指甲，但她正带着纯白的手套。

“人，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”脸一百念分庄重，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。这使我想起霞飞路上不知那一段的一个样窗里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。我恍惚悟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。这脸庞之美好，就在线条的明显，与图案意味的浓厚，没有一点俗气，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，这样一想，反觉得我刚才“似曾相识”的感觉是很可笑的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不愿别人问你的路么？”

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，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，我说：

“我在想，想这实在有点奇怪，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“先生”或“长者”而单声地叫一声“人”，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？”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“神”字，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。

“我不是神，可是我是鬼。”她的脸冷艳得象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，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，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，有冰坠子在山崖上溶化下来，一滴一滴的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她的清越，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严肃与敏利呢？

“是鬼？”我笑了，心里想：“南京路上会见鬼！”

“是的，我是鬼！”

“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，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，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路？”

我笑了，背靠在墙上，手放在大衣袋里。

“你不相信鬼？”

“还没有相信过，这是真的；但假如有一天相信，也不会上海南京路上，也决不会对一个在烟店里想买Era烟，又胆敢向一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。”

“那末你怕鬼么？”

“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，怎么谈得到怕？”

“那么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？”

“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？”

“为什么说我激你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，而说敢不敢呢？”

“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，这样晚？”

“因为到了斜土路，我就认识我的归路。”

这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并肩走起来。我说：

“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“走着走着就来了。”

“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？”

“我在黄浦江上看月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一个鬼。”

“这样晚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。”

“那末你也该乏了，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么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不会叫汽车？还是你走不动，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。”

“你是鬼？”我笑：“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？”

“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，人应该怕了。”

“我怕什么？”

“你，你……至少要怕迷路。你知道僻静的地方，鬼路复杂，人是要迷住的，你难道没有听说‘鬼打墙’么？但是在热闹的地方，像这南京路，人的路就比鬼复杂，鬼是被迷住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是鬼，而被‘人打墙’迷住了。所以不认识路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点一点头说。

“那么我陪你去，但是如果我迷路了，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。”

“那自然。”

她每次回答时，我都回头看着她：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，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，说第二句时眼梢一振，说第三句时鼻子一张，点点头，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，白齿发着利光。这四句答语的表情，像是象征什么似的

吸收了我，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死我，我也没法不愿意了。我说：

“那么好，我陪你走到斜土路。”我说着就拿一支Era来抽，忽然想起买Era的事情，所以就递给他，问：

“你抽烟吗？”她拿了一支，说：

“谢谢你。”

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。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，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。

那么难道这是鬼，我想。不，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，或者是粉擦太多，或者是大病以后，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，假如是我爱人的话，我一定会问：“为什么不抹点胭脂。”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，但是她先开口了。

“啊，这是Era！你哪里买的？”她喷了一口烟说。

“是一个朋友送我的，但是奇怪，你怎么知道这是Era呢？”

“你不知道鬼对于烟火有特别明锐的感觉吗？你们祭鬼神不都用香烛么？”

“你又是鬼！”我笑了，但是我心里也有点怕起来。可是当我向她注视时，她美丽的面容立刻给我无限的勇气，我又矜持着说：

“但是这不是香烛是纸烟。”

“对的，但在鬼也是一样，不用说是我自己抽了，只要是别人在抽，我知道名称的我都说得出口，但这还不算希奇，我还辨得出这纸烟装罐的日期。”她说这句话时，

态度没有刚才的严肃，这表示这句话是开玩笑，那么难道以前的话都是真的么？然则她真是鬼了。

我没有说什么，静静地伴着她走。马路上没有一个人，月色非常凄艳，路灯更显得昏黑，一点风也没有，全世界静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。我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怎的，我感到寂寞，我感到怕，我希望附近火起，有救火车敲着可怕的铃铛驶来，那么它会提醒我这还是人世；我甚至希望有枪声在我耳边射来。……

但是宇宙里的声音，竟只有我们可怕的脚步，突然，她打破了这份寂静，说：

“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？”

我清醒过来看她，她竟毫没有半点可怕的表情，同样的镇静与美。到底她是习惯于这样寂寞的境界呢？还是体验不到这寂寞的境界呢？

“你怕了，你有点怕了，是不是？”她讥讽似的说。

“我怕？我怕什么？难道怕一个美丽的女子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，我问你，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将来而且永远不会有。”说出了我有点后悔，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局促了，似乎我是怕她提起鬼似的。她好像有意捉弄我的说：

“但是你现在正伴着鬼在走。”

“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美的鬼。”

“你以为鬼比人要不美许多么？”

“这是自然的，人死了才成鬼。”

“你是将人的死尸作为鬼了！”她说：“你以为死尸的丑态就是鬼的形状么？”她笑了，这是第一次发声的笑，这笑声似乎极富有展延声似的，从笑完起，这声音悠悠悠悠的高起来，似乎从人世升上天去，后来好像已经登上了云端，但隐约地还可以让我听到。

我望望天空。天空上有姣好的月，稀疏的星点，还有是幽幽西流的天河。

“人间腐丑的死尸，是任何美人的归宿，所以人间根本是没有美的。”

“但是鬼是人变的，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永生的人形，而不会比人美的。”

“你不是鬼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可是你也不是人呢！”

“但是我以前是人，是一个活泼的人！”

“我想你现在也是的。”

她微喟一声，沉默了，我们默然走着。

到一条更加昏黑的街道了，月光更显得明亮，她忽然望望天空，说：

“自然到底是美的。”

“夜尤其是美。”

“那么夜正是属于鬼的。”

“但是你可属于白天。”我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夜尽管美，但是你更美。”

“在鬼群里，我是最丑恶的了。”

“假如你真是鬼，我一定会承认鬼美远胜于人，但是你是人。”

“你一定相信我是人么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假如我在更僻静的地方，露一点鬼相给你看。”她还是严肃地说。

“是更美的鬼相么？”

“怕，你见了会怕。”

我的确有点怕，但是我镇静着把她当作女子说：

“我不必露鬼相，讲一个鬼故事，就可以使你怕了。”

“你讲，你讲讲看。”

“你真的不会骇坏么？”我故意更加轻佻地说。

“骇坏？”她第二次发着笑声说：“天下可有鬼听人讲故事而骇坏的么？”

于是我讲了一个故事：

“‘有一次有一个大胆的人在山谷里迷途了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在走，他知道三更半夜在深山冷谷中决没有一个单身的女子的，所以他断定她是鬼，于是他就跑上去，说：

“‘我在这里迷路已经有两个钟头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一条出路么？’

“那个女子笑笑回答：

“‘不瞒你说，我只知道回家的一条路。’

“‘那么我就跟你走好了。但是奇怪，怎么三更半夜你一个单身的女子会在这里走路？’

“‘有事情呀。我母亲老病复发了，我去求药的，你看这个深山冷屋中附近又没有亲友，所以不得不跑到七里外的姑母家。’

“‘啊，你手上就是药么？’那个男人这样问她。

“‘是的。’她说。

“‘我可以替你拿么？’男的故意再问她，但是她说：

“‘不，谢谢你’

“星月皎洁，风萧萧，歇了一回，男的又问：

“‘你难道一点不怕么？’

“‘这条路我很熟。’

“‘但是假如我存点坏心呢？’

“女的没有回答，笑了一笑。又静了一回。这个男人又说：

“‘我忽然感到我们俩实在是有缘的，怎么我无缘无故会迷路了，怎么我忽然碰见你了，怎么我忽然想到……’他说了半句不说下去。

“‘想到什么？’

“‘想到假如你是我的情人，或者妻子，在这里一同走是多么愉快的事。’

“‘你这人真是奇怪……’

“‘不是我奇怪，是你太美丽了；我只是一个普通的